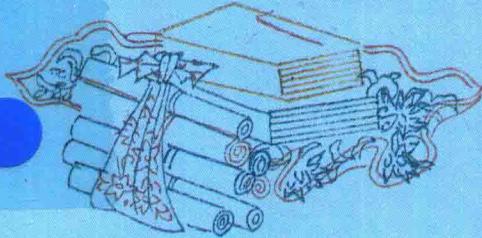


语文辞书探研丛稿

张子才 著

客從遠方來
我一書札
謹



凤凰出版社

语文辞书探研丛稿

张子才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语文辞书探研丛稿 / 张子才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06-2443-6

I. ①语…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辞书—研究
IV. ①H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2351号

书名	语文辞书探研丛稿
著者	张子才
责任编辑	王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 江苏省金坛市晨风路186号, 邮编:213200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30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2443-6
定价	60.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9-82338389)

序

由华东五省一市(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协作编写的《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设在上海)第一卷于1986年率先出版。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他各卷的初稿也先后基本完成。在出书、出人才、出科研成果的号召下,逐步形成了一支编纂汉语文辞书的专业骨干队伍。江苏省承担了全书四分之一的繁重任务。为了保证质量,接着在初稿的基础上,要做好修改、复审、定稿等各项工作。在江苏省出版局高斯局长、陈立人副局长具体领导下,设立了两个点:一在省出版局词典办公室,一在苏州大学汉语研究室,分头完成任务。苏大点共十人,本校四人,还有六人是就近有关院校由省教委调集来的。苏大领导十分重视,积极支持。特地为编写组配备了图书资料室,提供了充足完备的图书资料,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个团队共同工作了约六年,引为盛事。大家不避寒暑,齐心协力,善始善终,紧接着还参与了《汉语大词典简编》的编纂工作,圆满完成了整个艰巨任务。本书作者张子才老师就是我们团队的一员,来自苏州教育学院中文系(今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他平素淡定,务实真诚,不求名利,兢兢业业,细致认真,一丝不苟地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展,他不断刻苦钻研,积累了不少经验和心得体会,出了不少成果。2013年,凤凰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六十五万字的《文言文常见名物制度词语汇释》一书。至今耄耋之年,犹好学不倦,整理旧稿,以语文辞书为主题,修订增补,结集成书,为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难能可贵,值得称道,特为之序。

苏州大学章锡良
2015年11月20日

前　　言

上世纪 70 年代末，新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临，百废俱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开始进入编写释文阶段。组织上调我到《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这是要求稽古钩沉、博古通今的事，意义重大而任务艰巨，我是一个普通的汉语言文学教师，从教书转变为编书，时正年富力强，勤能补拙，只有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中去，才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从事编写初稿至复审定稿的工作达十数年，直到我省担负的任务胜利完成。罗竹风主编多次莅临指导工作，并嘱咐大家“要写出高质量的论文来”。我想当教师教学相长，要写科研论文；编《汉语大词典》学海无涯，更要写出科研论文来。从古到今汉学家的卓越巨著，蔚为大观。清代朴学家语言文字考证之学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每读王念孙《读书杂志》及俞樾《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等，深感其探赜索隐精深博大，叹为观止。古今著名汉语言学家的精绝著述成就留给我们丰富的无数的语言知识财富，伴随着他们伟大的治学精神融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美传统道德，永远给我们巨大的教育。当代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早年曾有过两次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爱因斯坦陪聊的机遇，周先生转述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人的差异在业余。”这告诉人们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光辉哲理。我今不揣简陋把有关语文辞书探研的文稿选编成册，作为一砖片瓦，希冀对语文辞书科学建设略尽绵力，对文科的教与学、训诂考据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请专家学者赐教指正。

姑苏张子才于 2015 年元旦

目 录

序.....	1
前言.....	2
颜师古的《匡谬正俗》.....	1
陶穀的《清异录》.....	9
古代事物溯源辞书《事物纪原》	16
评《埤雅》	24
古代专书辞书《班马字类》	34
钱大昕的《恒言录》	42
洪亮吉的《比雅》	49
《骈字分笺》评介	55
郝懿行的《证俗文》	61
梁章鉅的《称谓录》	70
《里语徵实》评说	80
章炳麟的《新方言》	85
丁惟汾的《俚语证古》	92
《辞源》吸取王引之《经义述闻》研究成果管窥	97
要重视释文中的“参阅”内容.....	107
《辞海》若干条目浅见.....	111
辞书编纂引用《说文》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14
古代名物词的释义与典章制度.....	118
“血泪”的说解.....	126
“裙帽”不是裙和帽.....	129
“药石”小诠.....	133
“香殿”不是佛塔.....	137

“落成”解	140
“油”构成的几个复词义索解	143
“担石”辨	146
“蚊”乎?“蚁”乎?	149
典故失实	151
“骜”与“骜”	152
人名出错琐议	156
例证书篇名出错刍议	160
谈几个跟吴方言有关的词	164
古人席地而坐	168
古人以东向为尊	175
“尚左”与“尚右”	178
古代度量衡杂谈	181
“金”与古代货币	185
古人冠上的羽饰	189
古代的“布”	194
关于“露布”	198
从“置邮”说开去	204
漫话蜡烛	211
“蜡书”絮语	217
砧声漫语	222
说“帽头”	230
从古代妇女的假发说到堕马髻、倭堕髻	233
“缶”字释义商兑	238
从对偶的角度辨识词义随记	242
衙门·牙门·牙城	244
虚数不可实指	248
读书匡谬数则	254
后记	259

颜师古的《匡谬正俗》

一

颜师古，名籀，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官至中书侍郎、秘书监、弘文馆学士。

师古祖父之推，父思鲁。师古少承家学，“博鉴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①。入唐专掌朝廷机要翰墨，制诰诏令均出其手，时无有及者。太宗命其考定《五经》。据晋以来古今本，多所厘正。“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②。于秘书省“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③。又奉诏撰定《五礼》。后为太子承乾注《汉书》，集隋以前二十三家注，对其叔父游秦《汉书决疑》也多所资取，纠谬补阙，解释详明，向为学者所重。当时有“杜征南（杜预位征南大将军）、颜秘书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④之说。

师古性简峭，负才高傲。仕途挫折，放情园林。笃好收藏古画、古器、书帖。平生撰著甚多，以《汉书注》、《急就篇注》、《匡谬正俗》著称并盛行于世。

二

《匡谬正俗》是一部考释性辞书。作者针对世俗解释经史古籍以及史实引用、版本文字等方面的谬误，精审考证，匡而正之。该书以经学考据训诂为主，兼及其他，可见古代辞书依附经学的历史规律。

①②③ 《旧唐书·颜师古传》。

④ 《新唐书·儒学传上·颜师古》。

该书是专门驳正讹误的，这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对传统语言学、训诂学、校勘学都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中国大百科全书》于“汉语训诂学著作”有立目。

《匡谬正俗》是未完稿，作者“草才半，部帙未终”^①而卒。高宗永徽二年(651)其子符玺郎扬庭编纂刻成一书，岁暮上奏朝廷；翌年荣膺褒奖，有司录出副本，付秘书阁保存，得以传诸后世。宋人雕板为避赵匡胤讳，改称《刊谬正俗》、《纠谬正俗》。元明时未有刻本。清卢见曾刻有《雅雨堂丛书》本，正其名，改“刊”、“纠”为“匡”，然文字颇有脱误。后各种版本甚多，其中《艺海珠尘》本、《小学汇函》本都覆刻《雅雨》本，《小学》本校雠较精，《丛书集成初编》本据以影印。

《匡谬正俗》共八卷。前四卷凡 55 条，都是训诂《论语》、《毛诗》、《尚书》、《礼记》、《春秋》、《左传》群经音义。后四卷凡 127 条，除经籍外，主要考释史书、辞赋等内容文字，很多以问答方式训释词语的涵义，指陈其与古文献的渊源关系。全书合计 182 条。

《匡谬正俗》这类训诂辞书唐以前不多见，考辨小学的古人之作多已失传，该书和师古祖父《颜氏家训》中的《书证》、《音辞》两篇流传了下来，更显得可贵。卷三[禹字丘区]^②谓“异字同音不须讳”。韩愈在《讳辩》一文中引用，足见唐人对该书已很重视。该书所引某些典籍及诂训多为逸书，可借以覩视其断片。“百氏纰缪，虽未可穷；六典迂讹，于斯矫革。”^③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三

《匡谬正俗》考据辨正了经籍等传注中的问题，敏锐地提出了新的见解，发明驳正，客观上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春秋·庄公六年》：“齐人来归卫俘。”《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均作“卫宝”。杜预注：“疑经误俘囚也。”卷四[俘]：“案《尔雅》云：俘，取也。《书》序（《汤誓》后附亡《书》序）云：遂伐三殷，俘厥宝玉。然则所取于卫之宝

①③ 唐颜扬庭《上〈匡谬正俗〉表》。

② 凡引《匡谬正俗》原文，均不出书名，格式准此。

而来献之。经传相会，义无乖爽，岂必俘即是人。杜氏之说为不通矣。”清初说经家毛奇龄也发现这点^①，不知师古已驳正于一千年前。《礼记·郊特牲》：“大夫而飨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郑玄注：“庆父与牙通于夫人以胁公，季友以君命鸩牙。”训“杀”为毒死、杀死义。卷三[杀]：“按杀读为降杀之杀，谓衰弱也。”“大夫强而君弱，是以有君就飨于大夫者耳。”指出这一段《礼》文“论飨觐之事”，“不言诛戮之事”。文中“强”与“杀”，义正相对。《仪礼·丧服》：“既练，舍外寝，始食菜果，饭素食。”郑玄注：“素犹故也。谓复平生时食也。”卷三[素食]：“既练，遍食菜果酸醕，但无酒肉之属。既除丧，始食干肉饮酒，然后乃复平生时食耳。此是《礼》经明文。安得始练便复平生故食乎？”“今俗谓桑门斋食为素食，盖古之遗语焉。”《汉书·霍光传》载光等奏白太后，指出昌邑王贺过失，不宜即帝位。其中有云服帝丧“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师古注：“素食，菜食无肉也。”并指明郑玄解《丧服》素食为平常之食，“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考辨了古代著作中的典章制度、名物不符合史实和语言实际的情况，考异质疑，有助于读者历史地科学地识别。《汉书·叔孙通传》：“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汉制，每月初一将高帝的衣冠从陵寝移到祭祀高帝的宗庙里去，叫做游衣冠。卷五[游衣]：“言高寝之衣冠，一月一备法驾，出游于高庙耳。隋越国公杨素《行经汉高陵》诗云：‘芳草无献果，明月不游衣。’观其此意，谓月出之夕，乃游衣冠，此大谬。”对此，学者多有误解。师古《汉书》注也曾详加辨正。卷八[圈称]：“《陈留风俗传》（汉末圈称撰）自序云圈公之后，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汉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为司徒，自圈公至称传世十一。按班书述四皓但有园公，非圈公也。公当秦之时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则不为博士明矣。又汉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为之乎？且呼惠帝为惠太子，无意义。孟举（圈称字幼举，见《广韵·上阮》）之说，实为鄙野。”时多自撰家谱，转

^① 《皇清经解》卷一二八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一五六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学海堂本。

相炫耀，“至有云黄帝时为御史大夫，周宣王时为丞相，汉光武时为相州刺史”，“又云吕伯成哀之时兄弟三人并为丞相，按班书《纪》、《传》及《百官表》成哀之时无丞相姓吕者”。匡正了许多常识性错误。卷八[无恙]：“〔汉应劭《风俗通》佚文〕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问曰：‘无恙乎？’非谓疾也。按《尔雅》云：恙，忧心也。”经考辨，结论为“凡言无恙，谓无忧耳。”《诗·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中心养养。”养：忧，借作恙。《说文·心部》：“恙，忧也。”恙本义为忧虑，引申为祸患、疾病。古今书例不胜枚举。《风俗通》的怪异传说，属古代风俗学，无可厚非，但不能替代恙的本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假借为蛘。

《匡谬正俗》考释辨析了某些词语的涵义，探明义源，释疑解惑，纠正了俗间穿凿附会的谬误。卷七[池毡]：“或问云：今之卧毡著里施缘者，何以呼为池毡？答曰：《礼》云：鱼跃拂池。池者，缘饰之名，谓其形象水池也。左太冲《娇女》诗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证也。今人被头别施帛为缘者，犹谓之被池。此毡亦有缘，故得池名耳。俗间不知根本，竟为异说，或作襠、持字，皆非也。”“池”的比喻义边饰，这里把“池毡”、“重池”、“被池”说解得极其清楚。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一亦引用师古此说。卷八[历底]：“问曰：谚云：贼无历底中道回。谓内应导引为历底，何也？答曰：按《周礼》有狄鞮氏，掌译蛮夷之言。”也见《礼记·王制》。“此盖谓译导相因耳。今言外人未相练悉，不能来为贼盗，因籍当家有人导引，依其冲要孤虚，故谓之狄鞮也。俗语音讹，变言历底耳。”历底源于狄鞮。卷八[鄙人]：俗以为鄙，边鄙；都，京都；因而义有愚陋、贤美之分。师古以为“[鄙]本字作否，否者蔽固不通之称尔，音与鄙同”。《诗·大雅·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书·尧典》：“否德忝帝位。”上二例中的“否”，陆德明《经典释文》均“音鄙”。“而司马子长撰《史记》改‘否’为‘鄙’，以其言同，故用‘鄙’字，自尔已来，因曰鄙人。”“都者自是闲美之称，《诗》曰：不见子都，乃见狂且。又云：洵美且都。《楚辞》云：此德好闲习以都。皆非上京之谓也。曹刿云：肉食者鄙。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与哉？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曹大家《女诫》序云：鄙人愚暗，受性不敏。皆非

田野之谓也。至如《诗》有《都人士》篇者，此自别指都邑尔。后文士论叙观游，皆云都人士女，直述其殷盛，亦无系于贤愚也。蹈道则为君子，违义则为小人。岂必都邑之人皆能贤智，边鄙之士悉皆顽劣。详而言之，则不通矣。”“鄙”的边邑、郊野义与愚陋义无必然联系，师古纠正了社会上的浅识俗见。

《匡谬正俗》针对当时有的学者对典籍上某些词语错误的理解，加以匡正，论辨精辟，大有益于后学阅读与学术水平的提高。卷五〔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郎署，并是郎官之曹局耳。故刘孝标注《辨命论》云：冯都尉皓发于郎署。而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冯唐为郎中署长，专事汉文帝。郎署，宿卫侍从官的公署。卷七〔隶齿〕：“《西征赋》云‘怀夫萧曹邴魏之相，辛李魏霍之将’，自此已下，历道汉之名臣，至于‘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皆美其立功于朝，著名当时。‘音凤恭显之任势也，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与夫十馀公之徒隶齿’。此言王音、王凤、宏恭、石显之徒无德而禄，有秽彝伦，身没之后，考其名行，乃不得与萧曹终贾之卒徒奴隶齿。潘生所以深鄙贱其人，示贬抑之甚也。后之读者不详其意，但言不得与十馀之属为齿，乃谓隶齿为齐等之义。谢朓《宣城郡》诗曰：郡龙难隶齿。岂非僻谬？按若但言音凤恭显不如萧曹邴魏，安足以明激劝乎？且隶齿之言未为典故，安所取详。”“隶齿”不成复合词，分属两词。晋潘岳《西征赋》《文选》吕延济注：“音凤之流，其死之日，曾不得与萧曹等十馀公之仆隶齿列。”

《匡谬正俗》对古籍传写改动之误，或凭古本对照，或用他书校读等，校理勘正，继《汉书注》后为校勘学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卷二〔尚书〕：“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览者谓习读之人，犹言学者尔。盖思后之读史籍者，以其烦文，不能专一，将生异说，故删定之。凡此数句，文对旨明，甚为易晓。然后之学者辄改‘之’字居‘者’字

上，云‘览之者不一’，虽大意不失，而颠倒本文，语更凡浅，又不属对，亦为妄矣。今有晋宋时书不被改者，往往而在，皆云‘览者之不一’。”又，“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盖言以孔氏壁中科斗文字，依傍伏生口传授者，考校改定之，易科斗以隶古字定讫，更别以竹简写之，非复本文也。近代浅学乃改‘隶古定’为‘隶古字’，非也。按直云隶古，即是隶古字，于理可知，无所阙少。定者，为定讫耳。今先代旧本，皆为‘隶古定’，不为‘古字’也。”今《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古文尚书》（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此书及《孔传》是晋代出现的伪书）与《今文尚书》（西汉初伏生传授用隶书抄写）的混合体，一为“览之者不一”，一为“隶古定”，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均出校记，引《匡谬正俗》该条全文。《南齐书·伟臣传·纪僧真》：“上在淮阴治城，得一锡趺，大数尺，下有篆文，莫能识者。僧真曰：‘何须辨此文字，此自久远之物，九锡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趺”字各本有异，如殿本作“铁”。卷五[锡趺]：“而顾野王撰《符瑞图》，据[萧]子显《齐书》录此一条，锡趺谓锡玦，亦具写子显书语，但易趺字为玦字，乃画作玦形。按此趺者，谓若箕箒之趺，今之钟鼓格下并有之耳。故其大数尺而有篆文。安有论玦大小直云数尺，为道广狭，为举粗细乎？又玦之体状若半环，以何为上？以何为下？而云下有篆字，此之疏谬，不近人情。野王之于子显，年载近接，非为辽夐，且又趺之与玦，形用不同，若别据他书，容有异说，萧氏乖戾，则失不在顾矣，岂书本乎！”趺：趺座，底座。玦，环形而有缺口的佩玉。上引顾文，已逸。《说郛》（宛委山堂本）引六十辑录《玉符瑞图》极简，无此文。《太平御览》卷六九二服章部玦门引《南齐书》作“玦”。《南史·恩伟传·纪僧真》“得古锡趺九枚”，“锡而有九”，未说体积大小。是趺是玦，尚难定论。今中华书局标点本《南齐书》作“趺”，出校勘记引《匡谬正俗》该条全文供参考。

四

《匡谬正俗》是师古未竟之作，不是定本，在词目上显得无章可依。有以《论语》、《尚书》、《礼记》等标目，实际是作者标出以下各条

出自某书，具体词目尚未列出。据内容应是“性与天道”、“览之者不一”、“取”等。卷一《论语》2条，其后15条都属《毛诗》，而《毛诗》首条又不出书名。卷四《春秋》1条，以下各条都是《左传》，却不标出。后数卷有些词目出自前数卷未见的经籍史书，并不标书名。后数卷零星夹杂的前已见的经籍中的条目，又不归入相应的类目。诸如此类，师古属稿之际，未及绪正，而扬庭又谨遵父范，不加爬梳的缘故。

有的条目所论过于牵强武断。《诗·鲁颂·閟宫》：“新庙奕奕，奚斯所作。”奚斯是鲁国大夫，即公子鲁。卷七[奚斯]：“盖言奚斯置造此庙。而王延寿《灵光殿赋》云：诗人之赋，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露寝。陈思王《承露盘铭》序云：奚斯颂鲁。谓此诗为奚斯所作，既无所据，与本义乖矣。”师古本《毛诗》，所作指作庙，诗为史克作。《鲁诗》、《韩诗》以为是奚斯作诗，后段玉裁也主此说^①。其实两说各有所据，不必偏废，无须强同。至于王延寿、曹植并非无所自，且扬雄《法言·学行》、班固《两都赋》序都用过此说。宋人笔记王观国《学林》卷一，袁文《瓮牖闲评》卷一，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四对此辨析颇详。卷一[矜]：“《小雅·鸿雁篇序》云：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徐仙（即晋徐邈，字仙民。作者因避李世民讳，‘民’字略去。）音矜为古顽反。”“寻序及诗意，盖云可矜怜之人及鳏寡者皆被劳来安集。”“而徐氏读矜为鳏，既无所凭，大失本旨。”上诗序陆德明释文：“矜，本又作鳏，同。古顽反。”《诗·大雅·烝民》：“不侮矜寡，不畏强御。”《礼记·礼运》：“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矜读 jīn 鳏读 guān，分属两字。

有的条目音读方面失误，“拘于习俗，不能知音有古今”，“误以今韵读古音”，“误以古音读今韵”^②。

五代丘光庭《兼明书·毛诗·关雎》：“雎鸠：颜氏匡谬云：雎鸠白麌。明曰：按《左传》云雎鸠氏司马也。《尔雅》云：雎鸠王雎。郭璞曰：今江东呼为鶲。毛苌云：雎鸠摯而有别。然则雎鸠之为鶲不可易

^① 《皇清经解》卷六六一段玉裁《经韵楼集·奚斯所作解》，学海堂本。

^②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四十·小学类一·匡谬正俗》。

也。《尔雅》又鶠，白鷩，是白鷩一名鶠，则雎鸠非白鷩明矣。”明方以智《通雅·动物·鸟》：“雎鸠，鶠鶩之类，非鶠也。”方氏并没有明确指出什么鸟，罗列许多资料，众说杂陈，也莫衷一是。爰特提出供参考。

宋刘昌诗《芦浦笔记·振字》：“《漫录》^①载‘颜师古《匡谬正俗》曰：‘赈济当用振字。《说文》曰：振，举也，救也。诸史传：振给、振贷，并以饥馑穷厄，将就困斃，故举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据。按《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师，“自庐以往，振廪同食。”注：“振，发也。廪，仓也。”然则当以左氏为证。’以上吴说如此。予考《周易·蛊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济也。’何不引此，岂偶忘邪？”“振”的本义是赈济，“赈”是后起字。两书先后为《匡谬正俗》补出了例证根据，一个比一个早。

① 指《能改斋漫录》，宋吴曾撰，为删存本。吴曾党附秦桧。

陶穀的《清异录》

—

宋陶穀(903—970),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人。出身名族,唐彦谦之孙,后避五代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他生在唐末,歿于宋初,跨越了五代十国封建军阀分裂割据的时代(歿时十国中的南唐、吴越、北汉、南汉尚存)。历仕晋、汉至周,官至户、兵、吏部侍郎,入宋曾任礼、刑、户部尚书,卒赠右仆射。陶穀“幼有俊才”^①,“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②,“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③。擅长历数、法物制度,“乘舆大辇,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④。为人宏博好名,矜夸争胜,多忌善媚,阴狠狡黠。如晋相李崧对他很器重,提拔进用,后李崧遭祸,陶穀出力诬陷其事。“倾险巧诋,为时论所薄”^⑤。陶穀自负有相才,宋太祖鄙视他,终未重用^⑥。

①⑤ 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下之卷七宋曾巩《陶翰林穀》,四库全书本。亦见宋曾巩《隆平集》卷十三,四库全书本。

② 《宋史》卷二六九《陶穀传》,中华书局。

③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中华书局。魏泰在文中对陶穀为人的缺陷一面也记述得较具体。

④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十,四库全书本。

⑥ 宋释文莹《续湘山野录》:“国初文章,惟陶尚书穀为优,以朝廷眷待词臣不厚,乞罢禁林。太祖曰:‘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且做且做。’不许罢,复不进用。穀题诗于玉堂,曰:‘官职有来须与做,才能用处不忧无。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驾幸见之,愈不悦,卒不大用。”历来文人对陶穀的大节德行颇多讥责。如: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杂录》,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三·陶穀》,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清俞樾《茶香室丛钞·陶穀本姓唐》等。

二

宋陈振孙以为《清异录》语不类宋初人，盖依托之作^①。明胡应麟考辨云：“或以文不类宋初者，恐未然，此书命名、造语皆颇人工，恐非穀不能。”^②《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三·清异录》判定云：“穀虽入宋，实五代旧人，当时文格，不过如是。应麟所云良是。”楼钥《白醉》诗有序云“陶内翰《清异录》首载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并引“白醉”名阁^③。宋代名流，已用作故实。《清异录》全书风格统一，出自一手，无疑是陶穀撰著。

过去或以为《清异录》属《云仙杂记》（旧也称《云仙散录》，唐冯贽撰）之类，归入小说家类。《云仙杂记》摄取古书中的“膏髓，别为一书”^④，而所引书，古今所未闻见，文笔又雷同，书名恐系伪造。明李琪枝撰《清异续录》，也都摭拾古书故事，出典佚脱，字句舛误很多。上述二书体例与《清异录》迥殊，实不相属。《中国丛书综录》把《清异录》归入典故类，类书之属，是颇有见地的。

《清异录》主要摭集唐、五代出现的词语、故实，间或向边缘部分上下延伸，涉及隋、宋初事，引自他书的极少，大都是著者耳闻目见的。著者长期在宫廷翰苑任职，与士大夫阶层交往频繁，又曾出使南唐、吴越，掌握各种资料，多见识广。书中每一条目，先标题目，接着阐释事实缘起。选目清奇风趣，读后可以博闻增知，解颐骋怀。书名盖寓意于此。“故今此书亦颇该洽，诚游览者之秘苑也。”^⑤由于《清异录》载有特定历史阶段的新颖词语、出典掌故，因此历来为文人相沿引用。“拟诸李商隐之《杂纂》，亦何减也？近时文章大家间亦用之”^⑥，“后人颇引为词藻之用”^⑦。《辞源》据《清异录》立目引文，或仅

①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⑥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广雅书局丛书本。

③ 宋楼钥《攻媿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④ 唐冯贽《云仙杂记》序》，四部丛刊续编本。

⑤ 明俞九文《清异录》序》，惜阴轩丛书本。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中华书局。